

## 名家荐书

在一本小册子里深入而全面地介绍洛克,显然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约翰·邓恩趋易避难,明智地将洛克的思想生活提炼为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显然,这不仅是哲学家的课题,也是所有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的共同问题。

这本薄薄的《洛克》共分三章,分别是“生平”“基于信任的政治学”以及“认识、信念与信仰”。这样的安排干净利落地体现出邓恩的三个核心观点:首先,强调个人生活之于思想的重要性——这也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宗旨所在;其次,把“基于信任的政治”视为洛克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最后,主张只有从神学背景出发才能真正理解洛克哲学。

上世纪60年代,以彼得·拉斯莱特、邓恩、昆廷·斯金纳和J.G.A.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异军突起,他们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主张对政治思想史中的伟大文本进行语境化的理解,因为这些伟大论述往往出自危机时代,是由深刻卷入时代纷争的“一个活生生的、思考着的、感受着的人”写出来的。”

但凡对政治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判断。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亲历苏格拉底之死,

对雅典民主制丧失信心,自我放逐地中海,周游各邦苦思最佳政体形式,遂成《理想国》一书;公元410年,“永恒之都”罗马惨遭西哥特人洗劫,为警示尘世之城的统治者,奥古斯丁从基督教义出发解释罗马陷落的前因后果,写下《上帝之城》;1641年,英国内战如箭在弦上,为求自保,霍布斯主动流亡巴黎,此后十年,他的政治著述几乎与英国政局变迁保持同步的节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与此同时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这样的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康德、黑格尔、詹姆斯·密尔,以及20世纪的以赛亚·伯林、卡尔·施米特、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约翰·罗尔斯,都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圈椅中的哲人,还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危机和挑战。

相比上述哲人,洛克对政治的介入有过之而无不及。1666年,时年34岁的洛克遇见沙夫茨伯里伯爵,按照邓恩的说法:“在随后的十四年中,他‘学习顺从’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护人跌宕起伏的命运。”洛克追随沙夫茨伯里反对皇权专制,深度介入1679年的《排斥法案》以及1683年刺杀查理二世的“黑麦屋密谋”。在思想上,

沙夫茨伯里也深刻地影响了洛克关于经济事务、宗教宽容和政治合法性的观点,经典名著《政府论》正是创作于“排斥危机”时期,直接目的是替辉格党人的反对事业作辩护。

按照这一思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洛克的思考受制于历史的局限,对于解决今天的政治问题并无帮助。有趣的是,在一篇访谈中,邓恩坦承,在写完博士论文之后一度失去了研究洛克的热情,理由正是“洛克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家”。所幸邓恩后来意识到,虽然洛克的政治思考立足特定的宗教背景和政治环境,现代人既无法移植他的前提,也不能照搬他的结论,但是洛克仍有不少令人豁然开朗的政治洞见。

事实上,将《政府论》与同时代

## 周读

为激赏关于“信任”的思考。按照洛克的观点,人“依靠信任而活着”,信任的根基在于人对于上帝的信仰,这是维系人类生活的关键所在。无神论的最大威胁在于,它用互相对立的个人利益取代自然法作为人类信任的基础,结果却摧毁了人类信任的核心。他的观点,要想在根子上把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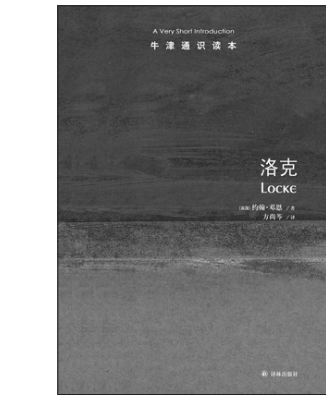
类生活,就必须同时理解信任的不可或缺和岌岌可危。一方面,以政治生活为例,任何好的政治秩序都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为了获得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安全、舒适和丰饶”,人们通常都愿意信任统治者,哪怕这份信任远胜于后者所应得。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又始终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当统治者背叛信任,违反法律,伤害臣民时,人民将拥有反抗暴君的革命权。

可想而知,洛克的革命权理论在当时的英国极具煽动力,为此他煞费苦心试图削弱其现实影响力。可是在邓恩看来,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个看似极端的理论植根于英国人特殊的宪政传统和政治文化,因此有可能削弱它的普遍意义。邓恩指出:“革命对洛克来说不是一种报复行为,而是一种复原行为,是对遭到破坏的政治秩序的再造。”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诛暴君理论和革命权理论不仅顺理成

章,而且他们具备如此行动的“政治能力”。可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并不适用于“从来没有合法政治秩序可供恢复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所谓革命更像是“报复”,而与“重建”或者“修复”无关。邓恩指出:“洛克自己所理解的革命权的核心在于,如此这般的共同体保护自身的行动的权利和能力。他从不认为仅凭正当的报复行为就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

作为洛克专家,邓恩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确立了洛克研究的新范式:主张基督教的神启思想是理解洛克哲学的关键所在。按照邓恩的解读,洛克的核心观点,无论是人人平等、自由、私有财产、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根据,还是人的道德知识,乃至于自然科学,最终都立足神启与上帝的意志。对洛克来说,“真正的道德知识,如同真正的自然科学一样,超出了人类自身的能力范围”。换言之,没有上帝的指引,不仅真正的道德生活不复可能,真正的自然科学也不复可能。

回到洛克思想生活的两个大问题:“人类的认知何以可能?以及,他们应该如何生活?”邓恩的结论是,洛克给出的回答缺乏说服力,他关于第一个问题——人类可以认识什么——的认知愈清晰,他对于第二个问



《洛克》(牛津通识读本),[英]约翰·邓恩著,方尚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39.00元

题——人类何以有理由过自己的生活——的认识就愈加不可信。因为归根结底,对于“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个问题,洛克始终充满怀疑。

这真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论。不过好在,哲学家之为哲学家,不在于他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范式,哪怕最终证明此路不通。就此而言,虽然现代人深受洛克失败的影响,但洛克无须为成问题的现代生活负责。

人类仅凭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现世过上良好生活?这是哲学家的课题也是所有人的问题。我们无法推诿责任。我们和哲学家一样有责任认真地回答这些永恒的人类难题。

## 学术书架

## 《汉印文字征》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乐贤

秦汉印章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在艺术史、文字学、历史学等领域一直很受关注。作为官私用印的遗迹,秦汉封泥和秦汉印章互为表里,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长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秦汉印章和封泥作过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秦汉印章和封泥文字编的编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从清代开始,就有人编纂专门的汉印文字编,如《汉印分韵》《缪篆分韵》等,早已成为喜好篆刻的朋友们的案头读物。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汉印文字编,当推罗福颐先生的《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

《汉印文字征》最初是与罗福颐先生另一部收录战国玺印文字的《古玺文字征》合在一起,于1930年由上海蟠隐庐书店印行的。罗福颐先生后来对《汉印文字征》陆续进行补充,经过增订以后的《汉印文字

征》于1978年由文物出版社单独印行。此书出版以后,罗福颐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奔走大江南北各省市博物馆,所见汉印更多,遂续编《汉印文字征补遗》一册,198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05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增订汉印文字征》,由罗福颐先生把《汉印文字征补遗》分散插入正编而成。《汉印文字征》这部能够反映秦汉印章封泥最新研究水平的文字编。

《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在吸取《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优点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我认为,该书的最大特色或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

其一,取材丰富,收录文字齐备。秦、汉印章封泥都属于篆书,适合于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首次将秦、汉两个朝代的印章封泥文字汇集在一起,填补了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收集的秦汉印章封泥资料甚为丰富,不仅包括了专门的印谱封泥著录中的材料,也包括了散见于各种发掘报告、简报中的材料,可以说已经对截至2017年公布的秦汉印章封泥作了一次穷尽性的收集和整理。

其二,体例完备,字形保真。该书共分五个部分:凡例、正文、附录、索引、参考文献。正文以《说文》五百四十部为序,每条之下先收楷书字样,楷书之下附入该字小篆形体,小篆之后为印章封泥字样,并注明出处、辞例。附录中收入未释或待问的字。索引有笔画和音序两种。附录详列参考文献。作为工具书,《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的体例已经相当完备,颇便读者使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秦汉印章封泥文字

编》在获取字形时充分利用了最新技术手段,因而避免了字形失真之毛病,满足了书法界、文字学界对字形保真的需求,当然也保证了该书的学术质量。

其三,文字释读准确,反映了当前研究的最新水平。主编赵平安教授长期从事古文字学、文字学研究,对秦汉文字用功甚深,此前已经出版《隶变研究》《说文》小篆研究》《秦汉印章研究》等高水平著作。因此,该书的文字释读准确,并多有创获。该书在编纂过程中注意吸收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了择善而从。在此基础上,该书还新订了一批疑难字和误释字,因而提高了该书的学术质量。

就个人体验而言,我对该书的检索方便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该书除附有许多文字编都有的笔画索引之外,还附有一个很有实用价值的

## 桂子山上好读书

■谭徐锋

归。她后面每次谈起,都说,那次让我见识了你真是个好痴。

不仅仅是盯着师兄,也盯着师弟,当时小同乡吕昕有不少藏书,我也随时借来读。章开沅先生的《章开沅学术论著选》是他的藏书,我仔细读过几遍,还跟老翁子的《辛亥前后史事论》《正续编》《实斋笔记》合读,算是对他的学术理路有了真切的了解。

偶尔跟已经学有所成的吕昕谈起,都觉得那时的天真烂漫,对书和阅读的痴迷,现在看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除了桂子山,当时我也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看书,尤其是他们的特藏部。不少港台名家遯耀东、郭廷以、王汎森的代表作,都是在那里看到的。比如王汎森老师的名作《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深奥的学术史研究却能以如此灵动的笔触写来,让人有读故事的愉悦,再想想当年作者才比作为读者的我大六七岁而已,兴奋的同时,又感到望尘莫及。从珞珈山下来,樱花落英缤纷,心中除了邂逅名作的快意之外,涌动的竟然还有些许的惆怅。

老师们知道我好书,所以也时常鼓励我。跟刘伟老师每次见面或课后,我都像跟屁虫一样跟从她最西头的一号楼走到东头头的她家楼下,每次都是我喋喋不休,她静静听着,毫不以为忤。刘老师称赞我有历史感,甚至还把我每周光庆老师的珍藏借给我。

辅导员吴宁老师刚从武大硕士毕业,听说我读书的故事,有次主动说,我要是买书,可以找她帮忙,因为刚入职,学校给了她一笔购书费用。当时心里热乎乎的。不敢多报,在八一路三联书店二楼的折扣书店买了一些,找她报了一次。这些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珍藏。最近我读了第一本小书,专门找到她的联系方式,呈上了一份,她早已淡忘了这些细节,甚至都不太记得我了。不过十九年前的感动,对于我,却已足够。

中秋前后,是武昌桂子山桂花开得正烈的时节。这座山并不高,但由于有一拨热血书友,加上大学四年的点点滴滴,如影随形,让人时不时牵肠挂肚。

时下的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物质有多贫乏,以至于穿的是高中语文老师叔叔的二手衣服。我清晰地记得一个细节,某个傍晚,我身着明显不那么合身的旧大衣,路过旧书店图书馆时,背后有女生在窃窃私语:“这得多老气横秋啊!”

我毫不在意,更没有回头,她们哪里想到,身上衣服的经历与本尊的辛酸。

好在,胸中的书卷,可以冲淡这一切。

报考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国家文科基地班,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独断,其实是冲着章开沅先生。自动喜欢文史的我,对这位“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海外友人给章先生的雅号)仰慕已久,所以当我在热江一中操场第一眼看到华师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老翁子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识。

入学前一夜,我因早到尚未分宿舍,所以寄宿九级师兄处。当时案头正好放着苏晋师兄已被翻得起翘的藏书《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兴奋莫名,通宵读完。入学后第一次新生习作选拔,在拉杂追忆中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时,也将那一晚的阅读偶遇写了进去,幸运地力拔头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有着独特的传统,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所开创的文史传统,可谓根深蒂固。经常耳濡目染,更加坚定了自我史学的志向。

那时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放眼读书,寻找一切可以找书的途径,对于所谓的评优与学分反而不那么在意。

二十年前,新书的更新频率并不高,外借部能够得到的新书相当有限,加上囊中羞涩,眼镜的新

书也不见得能入手;如今满坑满谷合法非法的电子书,也很难获取。纸质书还是最好的阅读介质,借书是得到好书的最佳途径。

借书的范围很广,上至基地班指导老师刘伟教授,下至本科师兄师姐,可谓读百家书。如果记得不错,第一本书是当时四川老乡董三仁师兄借我的尼采传。然后就开始在九八级丁勇、熊志军、黎吉栋(海南人,写诗,人称阿栋)、余晖、王准诸位师兄那里不断借书读。由于我比较爱借书,书借来尽量包好书皮,尽量最快时间读完,所以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其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岳麓书社的海外名家名作,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哈耶克作品系列,都是这样一饱眼福的。《万历十五年》那个开篇的镜头,让我对着窗外的古老樟树,不由得回想万端,历史书还可以怎么写!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让我印象至深,师徒之间坦诚的交流,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学术氛围,让人格外向往。其中,林先生谈到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时,由于沉醉于名著的细节手心直冒汗,我则因读到这段叙述而手心直冒汗。读书之动人与沁人,有如此之深刻著明也。

现在同为出版人的魏东师兄,当时对于文学很感兴趣,我从他那里借到不少文学作品。记得一个夏日午后,从他书架上借到一本陈染的《私人生活》,在树荫下一气读完,那种文字的明快与生动,让人大呼过瘾。王晓明老师《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刚出版,魏师兄一上手就让我先睹为快。记得内文用的是很白的纸张,读起来很爽气,王老师文字的劲道,也格外让人享受。我之所以对文学与文学史也颇感兴趣,跟老魏的藏书与推荐有莫大关系。



《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赵平安、李婧、石小力编纂,中西书局2019年12月第一版,680.00元

音序索引。

总之,《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既是一部便于读者使用的工具书,也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李学勤先生在序言中说,《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是《汉印文字征》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我读了之后深以为然。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如此难找的书,却久在书架无人问。有多种可能,要么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方格稿纸誉录,大二开始是某人帮我用她室友的电脑录入。这样的日积月累,大一读钱穆回忆录的收获《钱穆的人文教育观》竟然在大二被《人文杂志》录用,其他习作也相继发表。贫乏的物质生活,因为有了某人的陪伴,因为有了书的慰藉,因为有了师友的激励,竟然变得甜美。

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家,到北上读研究生,短短四年,我甚至只回过重庆老家两次,一是为了省掉路费,一是为了拼命读书。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真是格外清苦,如果没有这么充盈的阅读史,也许心灵的枯竭会与生活的贫苦一样磨人。

幸亏,桂子山读书的气氛格外浓烈,恰如此时扑鼻而来的桂花香。张舜徽先生说读大书如克名城,章开沅先生提倡学者须有虚静的心境与治学不为媚时语的担当,无疑是桂子山的学风。我的不知

道不读书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读书的确可以让你变得眼中有光,让烦闷的青春变得活泼泼的,生活的种种不如意,算得了什么呢?

当时翻得烂熟的《论语译注》,一个情节深获我心。孔夫子曾夸赞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宋儒周敦颐称此为孔颜乐处,其实也是周敦颐所标榜,重要的原因就是右文政策,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文脉不绝如缕,文化也可圈可点。

最近刚赴桂子山一趟,师友们谈到各种往事与旧事,不胜今昔之感。某晚抽空重访南门旧书店,昏暗的灯光下,两册孔夫子网标价很高的某名家作品赫然在目,位置很明显,可是无人问津,好像在等我这个故人。

顿时的欣喜,又化作瞬间的隐忧。这两册书,人文学科的师生应该都感兴趣,何况它们是现在很难买到的精装版